

□张漱耳

领命赴朝收拾危局

邢玠(1540-1612)，字搢伯，一字式如，号昆田，邢玠这个名字是7岁时私塾先生起的，先生释曰：“玠者，彝器也，玉大盈尺为玠。”

邢玠家境清贫，“所居近山，比屋悬釜”，仅有“瘠田数亩”。尤其是父亲37岁过世后，母亲卖掉了耳环、头簪等才没让儿子辍学。历经刻苦晨耕暮读，邢玠于隆庆元年(1567)在济南举行的山东乡试中得举人。五年(1571)后考中进士，初授密云县知县，后转战边陲，相继任甘肃巡抚、山西右布政使、大同巡抚、南京兵部右侍郎兼督川贵军务等职。

既管民，又统军，被锤炼成文武全才。邢玠于万历二十五年(1597)领命赴朝，刚刚担任兵部尚书、蓟辽总督。确切地说，那是大明的第二次援朝。

第一次援朝为1592年7月至1593年7月。中间又分了两 次。首次是1592年7月。大明派去的援军太微不足道了，仅有3000人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一交战差点全军覆没。接报后，万历皇帝叫来兵部侍郎宋应昌：“你去！”

宋应昌，字思文，嘉靖四十四年(1565)进士。为人沉默寡言，但深通兵法韬略。对日战争一开始，他就是一个主战派。出兵前，又先后向皇帝要来了当朝第一名将李如松(时李如松年迈已退)的儿子李成梁，以及曾是戚继光(时戚继光已逝)的手下吴惟忠。

1592年12月26日，宋应昌率全部的辽东铁骑，再加戚家军四千将士，雄赳赳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。

总兵力相对倭军，虽然没有优势，但名将就是名将，第一仗就收复了平壤，不过元气也有所损伤，明军阵亡了796人。1593年7月双方达成停战协议。明军主力回国，仅留1.5万人。

停战后的第三年，即万历二十四年(1596)九月，丰臣秀吉重新集结了12万陆军，数万名水军、上千艘战船，加上驻守釜山的兵力，总共14万，再次进犯朝鲜。

明朝这边也决定再次援朝。这次由谁挂帅?此时那姓石的前兵部尚书就因为朝鲜战争定罪欺君误国革职入监，而56岁的邢玠刚刚从四川平叛回京复命。大学士张位、沈一贯联名上疏，推荐邢玠出任兵部尚书并领导抗倭援朝。

倒逼手下击溃攻城倭寇

第二次进犯时，日军的策略与第一次有所不同。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，而是稳扎稳打，先攻占全罗道，以此为基地，逼近王京汉城。

万历二十五年(1597)七月二十五日，12万日军分左右两路，一路4.9万，攻击全罗道重镇南原，一路6.5万进攻全州。此时邢玠的援朝大军尚在辽东未达。南原守军只有3000，全州守军2500，日军分别是守军的16.3倍和26倍，除非你是神仙才守得住。果然，南原守军只拼死逃出十余人，其余全部阵亡；全州的守军倒很灵活，头领听说日军来攻，带兵开溜了。

南原和全州失陷，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师，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。

山东博物馆收藏着一幅邢玠的画像。邢玠是青州人，明代隆庆元年在济南举行的山东乡试中得举人。五年后考中进士。平生最耀眼的经历是作为抗倭援朝的主将，将侵略者赶出了朝鲜。朝鲜卢稷写诗赞曰“提封依旧三千里，社稷重新二百年”。今天我们就来说说400年前那次抗倭援朝。

提封依旧三千里 社稷重新二百年

——说说四百年前青州人邢玠为主将的『抗倭援朝』



邢玠画像。 现藏山东博物馆

接下来就是拿下汉城了。为了救急，邢玠命令手下麻贵率精兵170人，先期过鸭绿江，于七月七日抵达王京汉城。一到即出示邢玠手令，紧急调集所有能调集的军队，共计7843人。这点兵力岂不是以卵击石?麻贵派人骑马请示刚刚渡江的邢玠，请示弃城后撤。邢玠就回答了俩字：不行！

军令如山倒，后退乃死路。最高统帅发话不行，那就只有死磕了。可不及日军零头的这点人马，全部出去死拼，也拼不出结果，但死是一定的。这逼得麻贵冥思苦想，想出了打埋伏的计策。

埋伏的地点选在汉城附近的稷山，不仅险要，还有丛林，藏个几千人没有问题。

九月七日拂晓，骄兵倭寇进入了伏击圈。在明军突然攻击下，日军大乱。挨了一顿胖揍后，明军又突然停止，不再冲出来肉搏，而是躲在丛林发射火枪火炮，虽然杀声震天，人却不见一个。

倭寇蒙了，挨了打却找不到主，越发慌乱。待时机成熟，明军全线出击，穷追不舍，于是1.5万日军被两千明军追着跑，损失惨重。

在日本的相关史料中，稷山之战被记载为：明军投入四万大军，布满山林，遍山盈野，不见首尾。

不知道还有3.8万人从何而来？

稷山之战日军阵亡八百余人，伤者不计其数。史称“稷山大捷”，极为关键，麻贵在那玠逼迫下，用冒险迷惑了对手。包括丰臣秀吉在内，所有的日军指挥官判定，前面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更大的陷阱。于是暂停了侵略的脚步。

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判断。邢玠利用麻贵虚张声势赢得的宝贵时间，两个月完成了部署。此时入朝的明军达到五万。战争的主动权已经转向了邢玠手中。

围攻蔚山功亏一篑

十一月二十八日，邢玠在汉城召开最高军事会议，决定进攻蔚山。

邢玠将4万明军分了左中右三路：左路1.6万，统帅李如梅、杨镐，进军忠州；中路1.1万，统帅高策，进军宜宁；右路1.4万，统帅麻贵，进军安东。另外朝军1万，进军全州。虽然兵分四路，但是各路大军都是朝着一个目标：日军的集结地。其中中路军和朝军没有进攻任务，他们出动是为了迷惑敌人，一切都是为了进攻蔚山。

蔚山，日军的重要据点，釜山最后的屏障，战略位置重要，直达大海。邢玠和麻贵认为，拿下蔚山，就能断绝日军的后勤，阻其退路，全歼日军。为了更有把握，才分派出两路部队进逼顺天、泗川制造假象，让敌人无法判断进攻方向。此后，主力军三万余分成左右两路，分别向不同的目的地挺进，以降低日军的警觉。

万历二十五年(1597)十二月二十日，左右两军突然改变方向，在距离蔚山不到百里的庆州会师，露出了真实的獠牙。

一切都按计划进行，明军即将亮刀，敌人却在摸黑睡觉。

战事一开，毫无思想准备的城外日军，当场被斩杀一千余，全线退守城内。

二十三日夜，各路明军陆续到齐，没有丝毫松懈，麻贵于凌晨下令发起攻城，日军顽强抵抗。

明军还是低估了蔚山依山构筑的工事。不但高，而且陡，云梯架不上，弓箭射不到。火炮对石头城的杀伤有限，当天只好收兵回营。

次日欲用火攻，天却下起了大雨。

只能围困。而敌人的援兵就要到了。在双方也就还剩一口气的时候，明军最先泄气，麻贵于正月初四下令撤退，并部署让城北

面的明军由杨镐统领先撤，其他部队随后。没想到杨镐不堪大用，撤退过程中组织不力，伤兵争先恐后，队伍大哗，杨镐慌乱之中干脆自己带头跑了，明军大乱，被沿海日军追击，伤亡惨重，

蔚山之战宣告失败，朝鲜战争再度陷入僵持。

胜利归来皇帝亲迎

次年三月，邢玠从朝返京汇报战情，请求调拨水军。经过几次战役，上下基本形成共识，想打败日军，需有强大的水军。邢玠很快随第二批援朝部队奔赴朝鲜。并上疏朝鲜国王，尽快起用原三道水军统制使李舜臣建朝鲜水军。

九月初，邢玠重新排兵布阵，准备亲征蔚山。这回兵强马壮，分了东、西、中三路，也不需要假象了，各路直扑蔚山。

然而，计划不如变化快。朝鲜战争的始作俑者丰臣秀吉早在八月十八日病死，日本的野心也随之逝去。日本封锁了消息，悄悄派人到前线，传达了一道密令：尽量议和，如议和不成，全线撤退。

邢玠从敌人要求和谈中敏锐意识到有些问题，断然拒绝了议和。答复：“吾受降，不受和。”

日军暗里调集500艘战船掩护逃窜。明军察觉，在海上展开阻截，十一月十九日凌晨，战斗在露梁一带海面打响，中朝战船闯入敌阵，聚歼逃敌。炮矢俱发，敌船着火，烈焰张天。敌人纷纷落海。

露梁一仗，大获全胜，击沉敌舰900艘，溺海者无数。陆军没有了指望，只能化整为零，四散溃逃。经过千辛万苦，能够偷渡回国的在朝日军不过几百，其余大部被歼。

至此，打了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宣告结束。

万历二十七年(1599)，邢玠领兵凯旋，走时朝鲜君臣“焚香泣送”。朝鲜廷臣卢稷等挥笔题诗，寄托深情：

秉钱青丘春凯旋，
龙旌西拂鸭江烟。
提封依旧三千里，
社稷重新二百年。
遗泽在人絨骨髓，
典刑留画俨神仙。
拥途无计攀星驾，
父老怀恩催迸泉。
鱼符龙节总东师，
秉羽威风慑海夷。
星陨赤芒沉绝塞，
关浮紫气压归旗。
功高上国山河裂，
名动藩邦草木知。
听取谣诬声载路，
金戈包虎凯还时。

邢玠抵京后，十年不临朝的万历皇帝亲自迎接，登楼接受献俘和百官朝贺。邢玠条陈东征善后事宜十事，为朝鲜战后重建作出规划。明朝政府基本采纳了邢玠的建议，派出军队驻防朝鲜，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撤回。从此，东亚300年无战事，为中日朝三国创造了和平环境，人民群众得以安居乐业。

邢玠晚年力请归乡养母。万历四十年(1612)二月十五日，病殁于家，享年73岁。被赐少保兼太子太保荣誉官职，御葬青州云门山东麓，即今青州云门山街道的扈家庙村东。大墓陵园占地200多亩，墓道长百米，有御碑、华表，石人、石马、石羊、石像矗立在两侧，威武壮观，有大学士叶向高为之撰写的墓志铭，惜皆毁于“文革时期”。